

忏悔录（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忏悔录

〔法〕 卢 梭 著
李 虹 译

出版说明

最优秀的书籍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为人类所铭记和珍惜,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

这套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辛勤汗水的丛书,收集了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高等学府和图书馆馆藏的稀世珍品 44 部。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出自享誉世界的文化巨匠之手,都是人类思想的杰出创造物,都在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丰富的精神内涵,虽经一代代学人无数次的解读和阐释,却似乎永远也难以穷尽。它们虽经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淘汰,却并未因时代的进步和文化观念的变迁丧失其思想的魅力,反而在与新时代的碰撞中不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越来越显示出其不朽价值的光彩。

它们以闪光的思想、独特的视角,解读历史,剖析人性,或揭露病态社会政治,或讽刺险象人生,或宣扬不可压抑的人类欲求,真切体现了人类文化的三原本色。

无论历代统治者怎样残酷地试图毁灭这些智慧的巨著,它们都不曾自生自灭,而是以顽强的生命力流传于世界各地,启迪思想,慰藉灵魂。我们坚信,这套惊世骇俗丛书一定能以其博大的内涵,带给您超凡脱俗之美和震撼灵魂的享受。

编 委

二〇〇一年三月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46)
第三章	(99)
第四章	(152)
第五章	(206)
第六章	(271)
第七章	(330)
第八章	(425)
第九章	(494)
第十章	(616)
第十一章	(685)
第十二章	(735)

第一章

我正着手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我要将一个人的真真实实的一生毫不隐讳地展现于世人面前；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

也只有我能把这事做好。我了解自己的性情，深谙他人的思虑。我有与生俱来和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天性，并且我对此深信不疑。如果说我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别人，那我至少还有与众不同的一面。如果要弄清上苍摧毁了我的原本的模式是对是错，只好请大家阅读此书后再置可否。

吹吧，吹起来吧，那末日的号角；我会手执着这本书，站在那趾高气扬的审判者面前。我要大声宣告：“这就是我的所有——做的和想的，这就是真实的我，我以我的真诚和爽直道出善与恶：我既不隐去任何恶行劣迹，也不平添任何善行美德。即便是有什么细枝末节的添加，那也不过是记忆与时间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失误。也可能我会把想当然的事当作事实了，但绝没有把显现的假象描述为事实。我忠实地描绘自己的形象，是卑劣鄙琐毫不隐瞒，是善良宽厚也不夸饰：我把我的全部内心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你。上帝啊，让我的同类快聚集在我的身旁吧，让他们仔细聆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恶劣而叹惋，让他们为我的卑微而羞愧。快让他们也以同样的真诚与勇敢将他们的全部内心都呈现在您的威严宝座前面。然后，您再听听有谁可以对您说：‘我要比那人强！’”

我于1712年出生在日内瓦，父母亲都是最普通的公民，父亲伊萨克·卢梭，母亲苏姗·贝尔纳。祖上仅有的一份微薄家产，也被十五个孩子公平享用，父亲所得到的也仅是其中少

得可怜的一份。幸好他还有称得上能手的钟表匠的手艺得以维持生活。

我母亲苏姗·贝尔纳,是当地贝尔纳牧师的爱女,家境倒也富裕。她聪颖、善良:这却使我父亲费了很大周折才把她娶到手。他俩的童年是一起度过的,两小无猜,很早时他们就双双在当地的特莱依广场嬉戏;很快他们便无法分离了,要知道那时他们年仅十岁。

他们的深情厚谊与烈火浓情也伴随着他们的成长日渐牢固。更值得一提的是两人的情性温和、心境灵通,当他们对对方的感情都有灵犀时,只待有一方稍作示意,一切便可顺理成章了。然而命运却在有意推诿抑制他们的激情,这却反使们更依恋对方了,以至无法分离。甜言美意的情郎因不能与心爱的姑娘永结同心,终于日渐憔悴,日渐消瘦;无力的姑娘便指望他能远走他乡,忘却心中的愁怨。他照办了,可当他背着行囊回来后,却更增添了他炽热的爱和焚心的等待。并且他也发觉他所爱的姑娘依旧保持她那贞操期待着他的归来。

家母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埃尔·贝尔纳舅舅爱上了我的一位姑姑,姑姑很有心计地提出:只有他姐姐嫁给她哥哥她才答应这门婚事。终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同一天两门亲事结成,因此我的舅舅也成了我的姑父。一年后各家都添了孩子,他们的亲子自然也与我结了双重的表亲了。从此,两家就再也分不开了。

我舅舅贝尔纳是一位工程师,他为帝国效忠,他的主子就是匈牙利欧仁亲王。他曾在贝尔格莱德围困时期屡立战功,表现卓绝,而我的父亲却在我那唯一的哥哥出世后,应王宫招募,去君士坦丁堡做钟表匠了。父亲的离去,使许多仰慕母亲美貌与才华的人有诸多的便利。其中法国公使拉克洛苏尔便

是最殷勤的一位。他对母亲的爱慕是不可抑制的强流,以至三十七年后,我仍能在他谈到母亲时感受到他的绵绵情意。可贵的是我的母亲从不放弃她一向固守的操节,不为各种人利诱。她用真情敦促她深爱的丈夫赶回家园;事实上,他也很快返回了,而且是抛弃了一切。我恰是父亲归来后结下的“不幸”之果。如果说我出生后的先天不足与体弱多病还称不上是不幸的话,那我的出生招致母亲的去世却是不幸之中的第一个预兆。

我无法想象父亲是如何忍受痛失母亲的伤楚的,但我知道他并没有因为我的到世而得到多少欣慰。即便是他在我身上能寻到母亲的身影,又很快被我的到来导致母亲身亡而受尽折磨。每当他贴近我时,我便能感到他微微的哀叹和他那禁不住的抽搐,我知道有一种苦涩的爱与痛绞着他那爱抚的心。那时,他的爱抚会更加温存。当他对我说;“让·雅克,我们一起回忆你的母亲吧!”我便不得不说:“唉,这样我们又要心酸一场了。”说完,我的老父亲便已止不住哽咽了,“唉!”他流着泪叹息说,“有什么能让她回到我身边,抚慰我失去她的伤痛呢?有什么能弥补一下她在我心中的空缺呢?我会因为你只是我的儿子而爱你吗?”在母亲去世后的四十年间,父亲嘴里叨念的总是她的名字,直到他在我继母的怀中闭着眼都在叨念着他心里深爱着的女人的名字。

这就是我的双亲。在上苍赐予他们的所有的品格中。我唯一承继的是他们所拥有过的一颗温柔的心,那颗曾给他们铸就幸福,却造成我一生不幸的温柔的心。

与我的出生同时出世的是一种几乎把我致死的病根,随着我的年龄增长,这使大家对我的性命不抱有多少希望,即使这个随我而来的病虽有时有所缓解,但接下来的往往是更大

的苦痛。我的一位姑姑是个颇具爱心又聪颖动人的姑娘,由于她对我极精心地照料,使我捡回了一条命。在我写此书时,她已是八十高龄的老夫人了,依然能照顾好我那个因酗酒而身体衰弱的姑父。亲爱的姑姑,我情愿原谅让您救活了我的命,但我却因此不能宽慰自己,我不能在您的晚年悉心照顾陪伴您,报答您曾给予过我的一切。我的可敬的老奶奶雅克林也还健在,而且身体依然是那样硬朗,腰板也很结实。或许那双在我出世时让我睁开双眼的手,也将在我死去为我合上双眼。

我在想到之前就有所触动,我敢说,这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共同命运。而我对此有更深的感觉。我无法了解我五六岁时的事,也搞不清我是如何去学会认字的;但我却记得那些对我影响极深的最初的几本书:我对自己的逐渐的了解也正始于此。那是我母亲遗留下来的一些小说。我和父亲有晚饭后阅读它们的习惯。最初,父亲只是为了培养我读一些有趣的书的习惯;但很快,这种兴趣像藤蔓一样发展。以至我和父亲能轮流地朗读,时常读到结尾后已是天明。有时,父亲听到清晨燕子的啁啾,很有愧色地说:“瞧,我比你还孩子,我们还是去睡一觉吧!”

不久,我就利用这种很有害于身心的方式提高了阅读和理解能力,更重要的是我有了像我这年龄的孩子所没有的对激情的一种独一无二的悟性。但我对具体事件还没有任何概念,只是懂得了各种感情,就是说,我对什么都不理解,但我能全部感受得到。我接连不断地接触各种各样的情感,但这却对我还没有成熟起来的理性丝毫无损。这造就了我的另一类型的理智,它使我对人生产生的一些奇异而浪漫的梦想无法在日后的经验和磨炼中治愈好。

小说终于在1719年的夏天被全部读完。冬天,我们就去找了些别的事干。但对书的热望,使我读完母亲的全部藏书后,开始找外公的书来读。幸好里面还有不少的好书。这并不算什么,因为这对一位诚实而博学的牧师来说再平常不过了,况且那时这又是一种时尚呢,再说他老人家还是一位颇具见地又非常风趣的和蔼的人。勒絮厄尔的《宗教与帝国史》、博絮埃的《世界通史》、普吕塔克的《名人传》、纳尼的《威尼斯史》、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布吕耶尔的著作、丰特奈尔的《宇宙万象》和《死者对话录》,以及莫里哀的几部著作,统统都搬进了父亲的书房里来了。我也可以在他干活时,念给他听。我对这些书的兴趣,是我的同龄孩子无法比拟的,压根他们也不会对此产生任何兴趣。我尤其喜爱普吕塔克,我几乎是一遍又一遍地细细品味他的著作,这倒使我对小说的兴趣有所减弱。不久我又崇拜上了阿格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斯蒂德,远远超过了对欧隆达特、阿泰门和仪巴的喜爱。天知道,这堆使我产生无穷兴趣的书和我们父子就这些书所阐述的理论竟铸成了我那种自由的共和思想的火花。这种绝不屈服的孤傲品质,不愿忍受任何禁锢役使的性情,使我一生无法无言地忍受压抑和折磨,那只会使我痛苦万状。

我日夜所仰慕的罗马和雅典,那里有各种伟人的聚集之处,真为能生长在他们之中而激奋不已。以我的出生来说,生来便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我把我那位对祖国忠贞不二的父亲当作榜样,而我也为是那位父亲的儿子而骄傲,我们同样地对祖国充满热爱。我甚至有时都幻想自己成为了希腊人或罗马人。我发现无察觉中我已与我书中的人物融合了:他们的矢志不渝、坚贞不屈无不深叩我的心扉,使我的目光更坚定,勇气更蓬勃。有一次,我在吃饭时给大家讲起塞沃拉的英勇

壮举时，竟情不自禁地离开饭桌，将手逼真地放在火盆上，而大家为我的“真实”着实吓了一跳。

还记得我有个哥哥吧，他大我七岁，他继承了父亲的手艺。由于大家对我的偏爱，使他备受冷落，我对此很有愧疚，可以想象这种冷落会对他的成长产生何等的影 响。你简直没法相信他还没等到一个真正放荡不羁的年岁时，却早已变得放浪形骸了。尽管家里想了办法把他送到别人家去学徒，但他仍不改“初衷”，依然在学徒时偷偷溜走。我总是见不着他，几乎可以这么说，我简直要认不出他了。信不信由你，我仍然爱着他，在我的心底默默地爱着他，而他却也像一个游荡之人所能爱点什么似地喜欢我。我还记得有一次。父亲终于忍不住恼怒地揍他时，我把我弱小的身躯拼命地夹在他们俩之间，以至于我替哥哥挨了不少打。由于我紧紧抱着哥哥，父亲最终住了手，多半是因为我这样护着他，并且放声大哭的关系，或者干脆就是父亲怕我这样会挨打不少吧。但哥哥最终还是越变越坏了，与其说我们抛弃他，倒不如说他逃离了我们。大约过了很久一段时间后，我们才得知他已在德国了，但他一个字也没给家里写过。此后便杳无音讯了，这样，我便彻头彻尾地成了独子。

与我那可怜的哥哥遭受的冷落相比，我所受的关切和呵护恐怕王室的孩子也未必比得上。我被周围的人悉心捧着，我是他们的宝贝，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所给予我的关爱没有使我陷入溺爱或娇宠的爱河里。在我独立离开家之前，家人甚至没让我单独与别的孩子在外面玩耍过，也从来没有放纵或有意抑制过我的任何古怪的脾性，而那些脾性大家把它们归于天生，事实上那完全是教育使然。不可否认，在我身上也有我这年龄的孩子所共有的缺点，诸如贫嘴、贪吃，甚而

还时不时说点假话什么的。我可能会去我能找得到的地方去偷吃水果、糖果什么的,但我从不故意去做亏心事,给别人带来恶意的伤害,包括去折磨一些小的动物。不过,我得坦白有那么一次,我曾偷偷溜到邻居的一位老太太家,趁她听布道的当儿,在她家的锅里撒了尿。说真的,只要一想起这档子事儿,我现在仍心存乐意,之所以开心是因为我确实觉得她实在是我一生中所不能忍受的最爱唠叨的老太太,即便她的心底是那样的好。这就是我年幼时各种恶迹的简短节说。

在我周围的亲戚朋友中,任选一个都是善良真诚的榜样,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我身边尽都是一些称得上是最好的人,可我却变得和他们不一样了,说白了就是变坏了。我敢说所有疼爱我的人,父亲、姑姑、奶妈及各种关系的亲戚。朋友、邻居,没有谁一味地迁就过我,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从我记事起,我就没有觉着我有过什么任性行为,至少是没有什么足以激起我任性或遏制我任性的行为。我可以发誓,在我未受学校教育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何谓奇思异想。那时我除了陪在父亲身边看书识字之外,除了跟随亲爱的奶妈出去走走之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和姑姑一起度过的。我轻轻地偎在她的身边,或坐或站,看着她穿针引线地利诱,听着她歌唱,心里有种特别的感触,远远超出简单意义上的高兴。她那娇美的身材,开朗和善的性格和甜美的声音至今在我记忆深处还依然清晰可见,只要我乐意。那一切美好深远的印象便立刻浮现在脑海中。她那曾经温馨的话语丝丝入耳,至今仍回荡在耳边。甚至我还能回忆起她某一天的装扮,那时她很追随时尚,在两鬓留了两个可爱的小黑发卷。

我有理由相信,很久以后我才培养起来的对音乐的挚爱,或者说成是对音乐的激情,应缘于我的姑姑。姑姑能唱出许

许多多动听美妙的歌曲，那委婉的歌声楚楚动人。因为她的恬静闲雅，以至为周围人驱除了惆怅和忧伤。她的歌声对我的吸引力远不止如此，即便是我的记忆由于年迈多少有些消损，但对她的许多歌仍保持着一种令人惊叹的记忆。当我日渐衰老，它会以一种无以言表的温存，轻轻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也许你无法相信，像我这样一个饱经沧桑苦痛的老朽，有时竟也孩子般地啜泣起来，甚至还会用已经失去音质的发涩的声音，一边吟唱，一边潸然落泪。特别是其中的一首小夜曲的曲调，我还完整地记着，遗憾的是后半段的词儿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我只能将依稀记着的歌词呈给大家：

亲爱的狄西，我怎敢，
怎敢到那小榆树林里，
去聆听你悠扬的芦笛；
你可知道在我们的村里，
大家都在议论着我和你。

.....

.....一个痴情的牧人，
.....一往情深爱意，
.....丝毫不去顾虑，

美丽的玫瑰花儿呀它总要有刺儿。

我努力在思忖着，为什么这首歌在我心中留有如此深厚的印象，也许这就是我一直都弄不明白的一个心灵感应。每每想起、唱起这首歌，总不免泪水涟涟。多少次我想写信给巴黎讨教余下的歌词，但愿还有人能记得全部歌词，但却被另一种设想打断，我几乎是深信只有我可怜的苏珊姑姑会唱这首歌，倘若除她之外还有别的人也曾唱过这样的歌，我顿会觉得我对它的回味的意味便也要大失色彩了。

这就是我初涉人世时最早的情感世界：那颗饱含孤傲又不失温存的心，那种难以驯服的女性的坚柔性格就这样在我身上逐渐显现既而形成。这种性格始终在怯弱与勇敢、软弱与坚毅之间徘徊，最后却使我自身矛盾重重，以致使我的自制和享乐、欢愉与审慎都没能获得。

然而这种教育还是被一次意外毁掉了，那次意外的直接后果却影响了我以后的一生。我父亲同一个名叫戈蒂埃的先生发生争执，而那位先生是法国的一名上尉，又与议会的人沾亲带故。加上这位先生的无礼和胆怯，他就将他的鼻子出血作为报复父亲的把柄，诬告父亲在城里持剑逞凶，要知道那种行为是绝对禁止的，父亲被判入狱。但他依然要求依据法律规定，让指控者与他一同蹲监狱。父亲的要求没有得到应允，由于他的坚决，他毅然选择离开日内瓦，一辈子流落他乡，也不去接受让他觉得有损于荣誉与自由的宣判。

于是，我的舅舅成了我的监护人，那时他在日内瓦防御工程部门做事。他的大女儿早逝，还有个儿子，正与我同年。我俩被一起送往博赛，在朗贝尔西埃牧师家寄宿，学习一些拉丁文和当时被人们冠以教育美名的一切繁杂芜乱的东西。

就在乡间生活的两年，我那罗马人的狂暴的性格大有收敛，并逐渐回返了童稚。在日内瓦期间没有人逼迫我，我却自觉地喜爱上了阅读学习，那也正是我唯一的兴趣所在。而在博赛，我反倒放弃了一味做功课的乐趣，加倍地投身于那种能让人得以轻松快乐的游戏中去。乡村对我来说尤其的新奇，我对尽兴享受那里的生活乐此不疲。也就是在这种尽情的欢愉中，我对乡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强烈的爱，这种永恒的爱什么时候也不会在我的心中泯灭。在此后的岁月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起童年在那里度过的幸福时刻，每每激起我对乡村逗

留时的无穷快乐产生深深依恋,直至我又能够重返那里。朗贝尔西埃先生是一位极其通情达理之人,他从不忽略对我的悉心教育,更不用沉重的课业负担来压制我们。我是那种无法忍受受人管制的人,但先生对我们的教导却从未让我感到厌恶。老实说,我的确没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对他教给我们的东西,我却都没花多大工夫便都掌握了,并且不费吹灰之力便印在脑海中,再也不会忘了。不用说,这足以说明他的教育的独到之处。

乡村质朴的民风给了我一个无价之宝,使我尽情畅游在友谊的情意中。在这之前,我所拥有的是一种高贵而多少有点想象成份在内的情感。我和表哥贝尔纳共同沐浴在宁谧祥和的氛围中,我们的情意也更加投合了。很快,我对他的感情就远远超过了我亲生哥哥的感情,而且再未磨灭。他身材修长,体形纤细削瘦,他的性情也如他那身体一样柔弱。但他没有因为他的父亲监护我,而让我在家里受冷落,而任他使主人的骄横。我们俩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朋友,我们年岁相同,而且彼此都需要一个伙伴,当然我们还有相同的功课、消遣和爱好。可以这样说,我们谁都不乐意去承受与对方分离所带来的痛苦。尽管我俩很难向彼此表达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意,但我们从没有想过可能终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分开。我们俩的性情都属于那种温顺和善的。因此不需要别人的任何强逼,我们总能保持乖巧听话的。我们俩几乎在一切事情上都能保持意见一致。如果有哪个势力在管教我们时,对我表哥有所偏私,那我一定私下要把面子争回来,占他一次上风,摆摆平。课上,当他有背不上的词时,我提一个醒;当我完成作业后,我便给他参谋;即便是做游戏,也总是我带着他,要知道,我比他的玩性要大。总之,我俩的步调如此一致,性格

又如此协调,维系着我们的友情又如此真挚,以至在我们形影不离的五年多中,尽管有些小吵小闹,从未需要任何人调解,我们每次的争吵也没有超过一刻钟,双方也没有留什么积怨去告对方的状。当然,有人会以为这些都是孩子最平常不过的事,但从中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品质却是缘于孩子时的成长的。

在博赛的温柔、亲切、恬静生活方式中的情感应该说对我的成长是极有利的,如果我还能再在他家多呆一些时候,也许我的性格就会在那里形成了。我坦率地说,世上没有哪一个人的虚荣心会比我小。我常因为一时的激情而趾高气扬,但随后又很快沉入颓丧之中。这一切缘自我最强烈的热望:受到我所接近的人的喜爱。在整整两年里,我没有受到过任何人对我有过任何粗暴的对待,我有和我表哥一样的柔顺的脾性,以至连管教我们的人也不曾动过这样的念头。我受到的一切培育都来自于自然的禀性,没有任何牵强。看到大家对我和一切事都很满意,我自然快活至极。但我也无法忘却,在教堂被教理问得一时语塞时的尴尬。特别是看到朗贝尔西埃小姐面露焦急时,真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就那一眼足以抵得上我当众出丑的难堪了,但那又使我倍受感动,因为当时我对漫天的赞扬倒是很少动心,对羞愧却保持着极度的敏感,请允许我在此说一句,我并不怕受到朗贝尔西埃小姐的责备,而是担心她会痛苦难受。

当然,如果必要,她同她哥哥一样,也是十分严厉的。然而这种严厉的背后总是有它的原因的,加上处罚又不过分,尽管我挺难过,但却也欣然接受。我如果大家嫌弃我,那比让我受惩罚还要让我更难受,况且难看的脸色倒比让我受到体罚更痛苦,说白了就是太难堪了,但却只能这样做。如果大家

能更远见地看到总是不加分析,并且口不择言地对待年轻人那种可怕的方法的后果,那就请尽快改善一下对待他们的方式吧!假如人们能从一个典型而又有害的例子中能汲取巨大的教益的话,我倒更有十足的勇气将这件事和盘托出。

由于朗贝尔西埃小姐对我们有一种特有的母爱,自然也就对我们有了与母爱相匹配的权威。有时因为我们有了错,竟对我们施加了像对待子女似的处罚了。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威胁要处罚我们,而这种对我来说尚存于想象中的威胁远比处罚本身更加可怕。事实上真的处罚之后,我反倒找不到以前那种诚惶诚恐的害怕了,更滑稽的是,这一处罚反倒增加了对处罚的人的热爱了。正是我对她的全部倾心的挚爱以及我那原本善良的天性阻止了我再去犯同样一个该受处罚的错误。其实在我的疼痛之外,甚至是在羞愧之中,隐隐夹杂着一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使我更加地渴盼而不是担心她的玉手捶打在我的身上。的确,这其中所夹带着的性早熟的某种缘故,尤使我觉得她哥哥的责打是那样没精打采。不过,他总是好脾气,即便是挨了他的打,我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之所以努力克制自己,免遭处罚,那完全是因为出于害怕伤了朗贝尔西埃小姐的心。正是因为这种亲近,甚至是肉欲所产生的亲切,在我身上具有了一定的威力。这种亲近始终在我心中支配着我的肉欲。

这个对我来说既避而防之,又喜而迎之的过错终又重犯了,尽管这错不在我,或者说我也没有故意这样做,但处罚我还是尽心地享用了。不过,谁想这第二次的处罚竟也成了最后一次,因为朗贝尔西埃小姐一定是看出这处罚之所以未达到目的根源了,于是她很郑重地撤消了这一责罚措施,解释为那样做太累人了。要知道,在这之前,我们是一直和她在一个

屋里的，在冬天我们甚至还可以睡在她的床上。两天之后，我们被指派到另外一间房去了。自此，我有幸——我还真不想要这种荣幸——被她当作大男孩看待了。

谁竟能想到，一个三十岁的女子对一个八岁孩子的充满爱心的责打方式却酿成了我一生的性情欲念，激情的转变呢？在我的肉欲萌发的同时，我的欲望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致使我的肉欲只能禁锢于我所感受过的那种初始的印象之中，从此再也没有想着从里面跨越出来。在我身上虽蔓延着的一腔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肉欲的热血，但它并没有在我那最冷漠、最迟滞的气质发育阶段对我产生多少恶劣影响，在那之前我一直引以为豪地保持着洁身自好的良好品行。曾有一段时间我总是陷入无端的沉思中，忧心忡忡，甚至用一种热恋的目光注视着周围漂亮的姑娘，更为甚时，我还不时地在脑中反复回想起她们，很多次我都按我自己的臆想将她们幻化为一个个的朗贝尔西埃小姐。

即便是到了婚娶年龄，这种令我沉迷已久的，近乎要达到堕落、疯狂的奇特嗜好也不曾使我改变对那看上去快要与我不相称的良好品行的初衷。如果说这有赖于什么淳朴圣洁的教育的话，我恰恰是受到过那种教育。我的三个姑姑，都是一样的贤惠温和，并且在她们身上保有着女人们早已陌生了的端庄与矜持。别看我的父亲因好玩乐而在家族中闻名，但他仍能保持着男士老式的殷勤，这使他在最喜爱的女人们面前，从来不说一句让大姑娘感到羞涩难为情的话，我敢说，没有哪一家能比得上我们家这样尊重孩子，看重对孩子的教养。令人欣喜的是朗先生家也是同一番情形，包括他们家的那个很好的女佣，就因为她说了一句让他认为对孩子很不利的粗话便把她辞退了。直到我成为真正的大孩子，我对男女间